

回家的路

□王井波



诗与远方，总是令人向往。如果到了远方，回家又成为一种执念。离开家又回到家大概是一个人一生要完成无数次的宿命。要离家，因为梦想在远方，要回家，因为家人在等候。

离开家不是目的，能够回到家才是。无论离家多远，一定要回家，如果两腿不能生风，双臂不能变成翅膀，就要依靠交通工具，而我离家远行最先接触的是绿皮火车。在那个充满了梦想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，火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，它快捷、安全、价格便宜，在我看来，滚滚的车轮就是哪吒脚下的风火轮，飞越关山，抵达梦想的远方。

绿皮火车，实现梦想的“风火轮”

谁没有要去远方的梦呢？也许出去上学是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吧？天资平平的我终究不是别人家的孩子，差强人意的分数只能选择本省的中等专业学校。最先接纳我的第一个远方是座“四平八稳”的城市，叫作四平。

那时的火车有快和慢之分，而我却只能乘坐慢车，因为路途不是很远，学生票可以享受半价。那时，没有网络购票，需要进站购买硬座票。上车的时候，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“挤”。站台上黑压压的全是人，扛着蛇皮袋的，背着铺盖卷的，抱着孩子的，提着山货的，完全无秩序，全都拼命往车门涌去。上车后发现更加拥挤，过道里、座位底下、厕所门口，但凡能下脚的地方都塞满了人，夹杂着各种气味，孩子的哭叫声成了背景音乐。

那个年代车马邮件都慢。的确，很慢，慢到能够分清每棵树、每朵云；慢到可以看清窗外每一片田野、每一个村庄；慢到可以数清楚经过了多少座桥、钻了多少个山洞；慢到邻座的人可以聊完各自的一生。我趴在窗口，看窗外那些慢慢闪过的景物：收割后的麦田里，稻草人孤零零地站着；暮色中的村庄，炊烟袅袅升起；无名小站的站台上，上车的和接站的来来往往。逼仄的空间里那些画面像是慢镜头，一格一格地从眼前滑过，正乐享这种出行的惬意，不觉间胃肠开始翻江倒海起来，后背发热，五脏六腑都呼之欲出。

第一次乘坐火车出远门的我完全不适应这个快速移动的铁盒子，我晕车了，并且是非常厉害的那种。天旋地转，仿佛被塞进了一个滚筒洗衣机，晕头转向，梦想的旅程被搞得一塌糊涂。

第一次离开父母，第一次离家那么远，投入完全的一种陌生，对新环境各种不适应。入学不久，我便被另一种情绪占据，开始想家，盼望着寒假能够快快到来。半个学期熬到了头，可以回家了，尽管那时的我谈不上喜欢火车，但它能帮我完成从离家到回家的命题。

森林小火车，穿越时光的“留声机”

毕业后回到了原籍，婚姻大事提上日程，好心人牵线，让我遇到了命中注定的他。第一次去他家，我乘坐的是绿皮火车的微型版——森林小火车。他家住在山大的拐弯里，恰好离着一座林场不远，可以借上森林小火车的光。

30年前那个国庆节，我第一次乘坐“森林小火车”去见未来的公婆。我们来到了小火车站，进站买好了车票，在站台上等待着火车的到来，双眸不时地朝着两条窄窄铁轨延伸的方向张望。正等得不耐烦，一声汽笛声打破了寂静，小火车“突突突”地冒着黑烟，宛若一条巨蟒风尘仆仆地穿越林海而来，又徐徐停下。人群开始躁动起来，推搡着挤上了小火车。小火车的确是小，设施比绿皮火车更为俭省，车厢更狭窄，直到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坐下，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。如果慢是一种浪漫，一种情趣，森林小火车可以称得上慢到极致，却毫无情趣。乘客不多，可以把目光朝向窗外，望望秋景以缓解紧张的神经。山峦、树木、电线杆迎面而来又渐行渐远，在目送中，车轮碾过枕木的“咣当”声不绝于耳，节奏不紧不慢，也契合我“丑媳妇见公婆”的那种七上八下的心情。火车像是一点都不着急，吐着粗气，漫不经心，弯弯曲曲，终于在天黑前才把我们送到了一个小站。

彼时的小火车是一种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，一是票价便宜，比大客票要少一半，还有一点，它连通林场的采伐基地，也连接着村落，最接地气，

乡亲们一来一去各得其所。进城售卖农副产品，回村带回生活用品，小火车是连通城乡的直通车，方便群众，被乡亲们称为“群众路线”。

提速的火车，奔向未来的“宣言书”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火车的车轮也在悄然地迭代升级。火车渐渐快了起来。先是有“K”字头的快速列车，接着是“T”字头的特快，再后来是“Z”字头的直达特快。时速从90公里，140公里，到200公里……数字不断攀升，车厢也有了空调，不再那么闷热拥挤。车票还是那么难买，好在可以提前10天进站购买。参加工作以后，乘坐火车出差的机会渐多，火车坐得多了，就慢慢适应了火车的“脾气”，不再预支恐惧，我“脱敏”了。火车一次次帮我完成了从离家到回家，从故乡到异乡的闭环。

第一次坐动车是2008年夏天，我陪女儿经沈阳到青岛，回老家去看奥运火炬传递。走进车厢的那一刻，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火车——整洁明亮，座位宽大柔软，地板光可鉴人，空气里没有一丝异味。列车轻轻开启，没有“哐当”声，没有摇晃，平稳得像在平地上滑行，桌子上的矿泉水纹丝不动。窗外的景物飞快地后退，让人恨不得想借来一双慧眼，好看清车窗外的云走涛飞。六七个小时就到了青岛，而同样的路程，绿皮火车要跑十几个小时。火车提速，梦想加速，不言而喻，一个新时代到来了。

车厢安静，秩序井然，想了解对面朋友的情况往往半途而废，旅客们上上下下，还来不及说上几句话，目的地就到了。我曾暗想，火车提速可以更快地抵达目的地，可是会不会因此错过了路上的风景？

高铁时代，缝合乡愁的“时光针”

与2025年的国庆节一起来到的是我的家乡——白山市进入高铁时代，从此与沈阳，及京津冀等地区往来时间大幅缩短，在快节奏讲效率的当下，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机遇和优势。东北的孩子很多在南方打拼，离家回家成了常态，有了高铁后让“常回家看看”变得不再是奢望。今年春节离家在外的女儿回家选乘了高铁，她说时间节省了，离家就近了。我也曾经体验过坐高铁的感觉，风驰电掣，车窗外山川河流如过眼云烟，像焰火一样短暂而易逝。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被手机、电脑、耳机包围着，几乎无一关注窗外的景色，也不必计算着到家还有多远的路程，似乎马上就能到家。

放慢并行的时代，我依然喜欢绿皮火车。好在仍有绿皮火车在林海中蜿蜒前行。如果不是有急事速办，如果不是火急火燎地赶时间，我还是喜欢绿皮火车的不急不躁，走走停停。看一路的风景，放飞一路心情，能想清许多事情，能放下许多事情。我想，高铁要的是结果，而绿皮火车在乎的是过程。高铁是用来体验速度的，绿皮火车是用来怀念的。无论在地面上温柔地穿来绕去，还是把千山万水碾成一碗泡面的距离，我都倾心。因为热爱火车家族，我特别喜欢土耳其诗人贾希特·塔朗吉的《火车》：

去哪里地方呢？这么晚了
美丽的火车，孤独的火
车
凄苦是你汽笛的声音
令人记起了许多事情
为什么我不该挥挥手
中
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一
去吧，但愿你一路平安
桥都坚固，隧道都光明。

绿皮和高铁，一慢一快，一旧一新，一绿一白，像是两个时代的握手，像是昨天和今天的对视。从绿皮火车到动车高铁，改变的何止是速度。改变的是时间本身，是空间的距离，是远方与家之间的地理概念。从日夜兼程到朝夕至，从拥挤不堪到宽敞舒适，从一张张小小的硬纸板车票到手机里的电子客票——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，更是一个国家奔跑的足迹，是一代人回家的路径。

世上最急切的、最温暖的路是回家的路，但无论多快抑或多慢，回家的心情永远不会变——那是一种温暖的期许，是一个安心的归属。回家的路无论短长，永远有人在奔赴——那是一条爱的归途，蕴含无法阻隔的力量。



时光褶皱里的G331

□赵广梅

| | |
|---|---|
| <p>鸭绿江</p> <p>水一直在流 比母亲更早到达 比记忆更深</p> <p>山让开路 石头沉到水底 让给倒影</p> <p>这就是传说中的 那条江了 有人低头 看见自己的前身</p> <p>雪村</p> <p>雪落了一夜 把篱笆压弯</p> | <p>早晨推开门 黑的是树 白的是路 红的是晾在檐下的一串旧事</p> <p>溪谷</p> <p>水从草根里渗出来 一滴一滴 汇成溪</p> <p>溪在石头上打了个结 就成了潭</p> <p>潭底沉着 去年的天空 和今年刚落的 树叶</p> |
|---|---|

雪落边城

□郑琴城

冬日，雪一落，城就静了。声音被埋起来，时间也慢了。

这里，是我的故乡——边城临江。小城三面依山，一面靠水。山是长白山脉，水是鸭绿江水。山水相遇的地方，岁月在此沉淀。

松岭雪村，是许多旅人来到小城后的第一站。它是小学课本中《小站》一文的原型，每天只有一对列车经停。

杜甫诗云：蓬门今始为君开。下了火车，漫山遍野的白映入眼，恰似向游人敞开了大地宽阔的怀抱。那是一种温和的、朴实的、有着丰富层次的白。远山和村庄就像是给这片白增添了一抹墨色：阳光下，高低错落的民居依偎在山坳里，屋顶的烟囱中有炊烟袅袅升起，房前屋后的木栅栏将大地分割成各种不规则形状，就像画师精心的落笔。最妙的当数那些落光了叶子的树木，无论是挺直的松、婀娜的柳，还是倔强的山楂树，每一根枝条上都裹上了毛茸茸的冰晶，成了披挂着满天星辉的琼枝。

赏罢雪景，不妨再去泡泡温泉，老三队村的温泉颇有盛名。温泉就藏在几栋朴素的建筑里，并无张扬的门脸。推开门，一股带着淡淡硫磺气息的温泉水，会立刻拥抱着刚从零下几十摄氏度世界里进来的你。当身体浸入泉水的刹那，一种近乎感动的舒缓，从脚底直冲头盖骨。长白山脉下未冷却的岩浆正源源不断传递着能量，成就了这股恰到好处的火热，熨帖着每位到访者紧绷的筋骨与心绪。

回到市区，在江边漫步是不错的选择。冬日的鸭绿江，别有一番风骨。在泛着青光的冰层下，藏着的是波涛汹涌的暗流，站在江边，你会直观地体会到何谓“大江不尽”“千古风流”。

历史的风云层层叠压在这片土地上，又被江水般的时间静静带走。早在新石器时期，肃慎、秽貊等民族的先民就在此繁衍生息。唐朝时，这里是渤海国“五京”之一，亦是其通往长安城的交通要塞，现存的渤海国铜矿冶遗址真实地印证了《新唐书》“渤海熟铜”的记载。宋辽时期，渤海遗民于此建都，为求远离战乱、平安稳定，故取国名为安定国。至近现代，末代皇帝溥仪最后一次宣告退位，便发生在这里。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在此运筹帷幄，指挥了著名的“四保临江”战役……沧海桑田，世代更迭，小城就像一位沉默而坚韧的见证者，它见证了王侯将相的兴衰，承载了平民百姓的悲欢，更亲历了中华民族从屈辱到觉醒、从沉沦到奋起的历程。

暮色四合，次第亮起的灯火像一件温暖的袄子，将小城仔细地包裹住。安静的雪夜，最适合守着一锅用矿泉水熬煮的高山红景天鸡汤。高山红景天生长在洁净的雪线与林线之间，本就带着山野的灵气，用清冽的矿泉水慢煮，更能激发它的甘香。那汤底像是清亮的琥珀，鸡肉炖得酥烂，红景天的回甘与鸡汤的鲜美交融，喝下去，从舌尖到胃都舒展了，全身的气血都通畅了。这就是独属于小城冬日的、朴素而又珍贵的仪式感吧。

夜已深，万籁无声。小城正下着一场天地俱寂、岁月安好的雪。这城，这水，这山，将继续按照千万年来的节律，静静地美丽下去。

那日坐轻轨，正是黄昏。

下了火车，疲倦地落座于轻轨车上。抬头一望，斜对面，一男子的“行李”让我无比惊讶。

是一方透明的大塑料袋。这塑料袋，做成了拎壶状。里面，有数条欢蹦乱跳的肥美鲫鱼。

男子五十多岁的样子，衣着旧旧，半挽着的裤脚甚至还沾满了泥土，像是刚从地里干完活计。他歪着头，专心地打着电话，那一脸气定神闲，使人感觉他既像个传统农人刚刚劳作于野，又像是步履不停走遍天下，阅历满满。

那一刻，我想着，城市里的一户人家，晚餐时将有一大盘鲜美的鲫鱼端上餐桌了。门铃响起，水中的鲫鱼龙门一跃，就跳入了他家滚热的油锅中。这袅袅鱼香，大概可称得上最鲜美的滋味了。

眼前的这位送鱼人，拎着一个大大的塑料拎壶，从城市的这一端，跨越到那一端。或者，是从遥远的乡下，急急地捉了鱼赶来，只为儿孙们的晚餐里，能有这样一份美味。

其实，哪个居民区的菜市场，没有鱼呢？这个不辞辛苦远道送来的鱼，定是不同寻常。也许，他自己就是养鱼人。也许，是他垂钓所得。不远迢迢，他竟想出了这样的办法。在人人拥挤的车厢里，竟可以有活鱼跃于众人眼目了。

那一刻，深深地羡慕起隐藏在万家灯火中的神秘人家了。更惊讶于这个送鱼人，可以有这样的新式水箱，连鱼带水，悉数盈握于手掌。然后，乘着这样现代化的交通工具，轻松愉快地，完成自己美妙的心愿。

默默咽下口水，低头看我的行李箱。当然是普通的行李箱。然而里面，也拉着从母亲那里载来的腌青瓜、茄子干。鲜活的鱼是没有的，即使有，我也断然想不到，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运输。

我带着的青瓜，是母亲腌在酱缸里的，有着浓浓的酱香味儿。好在有塑料袋层层包裹，大庭广众之下，并没有散发出浓郁的味道。茄子干，是用老家小城独有的绿茄子晒成。秋天，圆圆的大绿茄，才几毛钱一斤。母亲看了看，看了又看，当然爱不释手。买回家来，切成薄片儿，裹上白面，在太阳底下晒上几日，就成了冬天里的茄子干了。

临走，母亲问我们要不要。语调里分明有着不自信。这些干菜，都是老一辈的吃食了。年轻的一代，还会认它们吗？可是，我和妹妹都说，要。

我们想要在冬天里，吃上秋茄的味道。而且，这样的秋茄，是母亲一手晒制的。拿上一点儿这样的茄子干，就好像在分别后漫长的冬天里，又能徐徐地吃上母亲的味道了。

搬家到了城市里，父母亲的居所冬暖夏凉。但吃的东西，一应的肉蛋蔬果，皆要购于市场了。这就意味着，每每回得老家来，记忆里的“美食”多已寻之不见。

小时候，竟然那么讨厌父亲的豆腐。一到农闲，特别是冬天，父亲天天都要大半夜起来做豆腐。我们的早餐，咸葱炖豆腐，土豆炖豆腐，酱豆腐。父亲做的豆腐，豆香浓郁，洁白莹润，入口滑嫩，实在可以说是醇香美味。可是当年，面对着天天吃豆腐的光景，小孩子们的心中总会涌起幽怨。那时候，多么不想吃豆腐。可是而今，真是怀念父亲的豆腐啊。有时候，母亲也会说，哪天咱们再做上一板小豆腐。父亲也很有几分跃跃欲试。但沉思了一下，到底没有实行。那些工具都没有了啊。真是举目四望，心中茫然。

做不了豆腐了。但是父亲的辨别力还在。他终于以挑剔的味觉，发现了一家好吃的豆腐。每每想吃，他就看好时间，在楼下饭店门口，静候卖豆腐的来临。

城市的菜市场，主打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。可是为什么，我们依然会对那一份天然，满怀喜爱与期待呢？像我一样，在现代化的轻轨车上，注视着陌生人的一袋水中鱼，心中竟也翻涌起浪潮。

想起经常刷到的几个短视频。剧情，都是一家人和和美美，或是在青山绿水间，或是在自家的田园。有老奶奶出镜，有妈妈是主角，更有夫妻二人相依相伴，配合默契。依照着时令，他们的菜谱永远是自产的园中蔬，寻常的鸡鸭鱼肉。可是看着他们，竟比看着星级大厨更有滋味。粗糙的大铁锅冒出油烟，灶下，木火熊熊。一家人，为了一顿饭而忙碌，又一起团团围坐，笑语欢声。这样热气腾腾的生活，竟是久违了。

漫漫时光里，唯有情感的加持，才让每一份食物，都留下了我们心心念念的味道吧？

有时，不禁想起那个成语：束之高阁。意思将某物捆扎起来，放于高架之上。这里，有珍重之意，也有闲置之意。且不去品味它的延伸意，这四字如今乍一听来，倒多多少少，暗合了我们现代人特别是城市人的生活。人类，从榛莽丛生的蛮荒之地走入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，是文明的历程，然而，却也一步步地，将自己束之于云端，远远地，离开了枝繁叶茂的家族丛林，离开了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大地之母。

而远离了泥土，内心，常常就会莫名地陷入虚空之中。

期待着某一天，我也能去亲手种一棵菜，养一条鱼。像轻轨车上的那位“渔夫”，携带着自己的收获，美美地行走于喧嚣人世。像诗人海子期待的那样，去关心粮食和蔬菜。即使不能周游世界，也能完满自足，怡然自乐。

乡愁之味

□王小微

